

元代白話碑集錄

蔡美彪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元代白話碑集錄

蔡美彪編著

看

7079
432
1

世

元代白話碑集錄

蔡 美 彪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2648/31

元代白話碑集錄

編著者 蔡 美 彪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區帽兒胡同2號

印刷者 上海藝文鑄字印刷廠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書號：0144

(原) 040

(通) 0001—3,460

字數：89,000

1955年2月第一版

1955年2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frac{1}{16}$

印張：9

定價：16.00元

序 言

元代白話碑的碑文大都是譯自元代蒙古語的公牘，是一種有價值的原始史料。

元代白話碑的價值，可以從語言學和歷史學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是語言學上的價值。元代的各種公牘，大都是先用蒙古文寫成，然後再譯為漢文白話。這種白話，雖然由於翻譯水平的限制，還不能和當時的實際漢語完全一致，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元代的白話口語狀況，成為研究元代漢語史的一種很好的資料。同時，由於它是自蒙古語翻譯而來，也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某些漢語詞彙的涵義。例如，元代口語中的第一身代名詞“俺”和“咱”，過去在語言學的研究中，常把它們這樣區別開來：“咱”，指我和你，相當蒙古語的“必答”；“俺”，指我和他，相當蒙古語的“巴”。白話碑文證明：這種區別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咱”多譯“必答”，但“俺”可以譯“巴”，也可以譯“必答”。這和元秘史的譯法是相同的。元秘史中“俺”字譯“巴”之例凡十九見，譯“必答”之例凡二十一見。前人所謂元秘史“俺”字只譯“巴”的說法，乃是一種不合實際的說法。從這裏可以說明，元代漢語中“俺”與“咱”的關係，並不是以前所臆想的那種關係。

第二是歷史學上的價值。元朝一代，社會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異常錯綜複雜，而現存的史料則非常稀少。元代白話碑，作為一種原始史料，不加修飾地反映出一些元代社會狀況，特別是有關寺院經濟的狀況，可與元代史書的記載相互補充和印證。例如，元代的寺院僧侶同時又是大地主和大工商業者，元史記大承天護聖寺有田三十萬頃以上，雪樓集記大護國仁王寺有田十萬餘頃。從碑文中可以看出：不只當時著名的大寺如此，就是普通的寺觀也都佔有大量的田土、園林、山場、河泊；他們不僅如元典章所記開有酒館，而且還有各種店鋪、油房、磨房、浴堂、藥鋪、解典庫等等，經營着工商業、典當業和高利貸。從碑文中還可看出：僧侶們和蒙元統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寺院為皇帝后妃祝壽祈福，朝廷用聖旨、法律來保護寺院僧侶的剝削利益，並給以種種方便。寺院“收地租時分，有司官添氣力成就者”（一三五六年平山萬壽寺聖旨碑）。

寺觀的地糧商稅都得以蠲免，“將着大本錢開張店鋪却不納稅”（通制條格）。甚至如草堂寺碑所記，寺院廟宇要由官府收捕的逃亡農奴去建造。洞林寺碑記，僧侶們行路時也可憑着太子令旨，“人喫的茶飯，馬喫的草料”都向沿路的百姓們敲索。諸如此類，白話碑中記有很多，不須備舉。只要我們仔細地加以提鍊和分析，便會大有助於元史的探討。

此外，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人都會感到，要想確切地掌握史料，必須先要設法理解蒙古語的譯名。元代白話碑，在這方面也對我們有參考的價值。

本書所集錄的白話碑文，主要是依據原碑的拓片。其中一小部分是原碑尚存，拓了來的。大部分是從各圖書館和金石家的收藏中揀選出來的，這些碑石多半都已不存在了。拓片中除曾經馮承鈞發表過的少數外，絕大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資料。

我最初搜集這些資料的目的，只是爲了自己研究元史時參考，並沒有出版的打算。幾年來，慢慢地搜集多了，才決定把它整理付印，供研究歷史和語言的同志們大家利用。

爲了大家利用時方便，我作了一些整理工作：

（一）這些碑文都自蒙古語翻譯而來，文字很難通讀。這是利用時的一個很大的障礙。前人在這方面好像還沒有作過系統的整理。我大胆地依照新式標點的方法，把它分了段，加了新式標點。標點這些碑文，和標點一般漢文史料不同，我時常碰到很多不易解決的困難。有時需要翻檢有關史書尋找綫索，有時還需要查對蒙古語原文，作爲參考。但由於水平的限制，這一工作並沒有作得很好、很精確。希望今後到得同志們的批評，逐漸改正。

（二）利用這些資料的另一障礙，是碑中一些漢譯的蒙古語和其他語言的專名，不易瞭解。我試着作了一些註釋，儘可能找出語源，加以說解。例如：一二三八年重陽萬壽宮碑有“仙孔八合識”一詞，馮承鈞曾誤認爲“一種職銜”。我在註釋中加以分析，斷爲蒙古語的音譯。“仙”是蒙古語中的漢語借字，又還譯爲漢文。“孔”是蒙古語“人”的音譯。“八合識”是蒙古語中的突厥語借字，意爲“師父”。“仙人師父”乃是道士李志常的尊稱。又例如：一二三八年長春觀公據碑中的譯名，與後來譯法多有不同，頗爲費解。註釋中找出語源，說明原意。如“也立喬”乃“也里可溫”之異譯，指景教徒。“胡木刺”卽順鎮江

志之“忽木刺”，源出敘利亞語，乃基督教十字寺的專稱。“蜜昔吉”譯自阿剌伯語，乃回教清真寺的專稱。諸如此類。其中難免有解釋不當之處，也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三）元人習用辰屬紀年，不署年號歲次。所收各碑都自各種綫索中推算出公元紀年，以便利用。

（四）書後附有簡單的索引，以供讀者查考。

本書編寫過程中，承邵循正、呂叔湘兩先生仔細地提出意見，多所指正，非常感激。陳垣先生把他早年搜集的拓片五種借給我，謝再善先生把他所搜集的拓片兩種抄寄給我，都使本書得到補充。謹在此一併誌謝。

蔡美彪 一九五四年九月於中國科學院

說 明

一． 各碑次序按碑文年代先後排列。年代相同者，按月日先後排列。幾篇文字合刻一石者，以各篇文字爲單位，按其年月分別排列，各文標題取其一致，另在題後註明數序，以便查考。

二． 少數碑文採自馮承鈞元代白話碑及其他金石書者，均在各文題下說明見某書；不加說明者，均根據原碑拓片。

三． 各碑的書體及所在地，均在題下註明。白話碑一般不列撰人、書人，其中偶有列入者，即照錄下來，但不另在題下註出。碑末列有立石人的，也同樣處理。

四． 碑中有脫字而疑問較少者，在方括號〔 〕內補出。有誤字者，仍照錄誤字，另在字後加括弧號（ ）補入所擬正字，有疑問者並在括弧號內加疑問號‘？’。

目 錄

序言

說明

(1) 一二二三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一)·····	1
(2) 一二二三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二)·····	2
(3) 一二三五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三)·····	3
(4) 一二三五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四)·····	4
(5) 一二三八年鳳翔長春觀公據碑·····	5
(6) 一二四〇年濟源十方大微紫宮聖旨碑·····	7
(7) 一二四三年鄆縣草堂寺閣端太子令旨碑(一)·····	8
(8) 一二四四年林縣寶嚴寺聖旨碑(一)·····	9
(9) 一二四五年汲縣北極觀懿旨碑·····	10
(10) 一二四五年浮山清都觀給文碑·····	11
(11) 一二四五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五)·····	12
(12) 一二四五年鄆縣草堂寺閣端太子令旨碑(二)·····	13
(13) 一二四七年鄆縣草堂寺閣端太子令旨碑(三)·····	14
(14) 一二四七年鄆縣草堂寺閣端太子令旨碑(四)·····	15
(15) 一二五〇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六)·····	16
(16) 一二五二年安邑長春觀道教真人劄碑·····	17
(17) 一二五二年平遙崇聖宮給文碑(一)·····	18
(18) 一二五三年平遙崇聖宮給文碑(二)·····	19
(19) 一二五七年鹿邑太清宮令旨碑·····	20
(20) 一二六一年鹿邑太清宮聖旨碑·····	21
(21) 一二六一年林縣寶嚴寺聖旨碑(二)·····	22
(22) 一二六八年鰲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23
(23) 一二七六年龍門禹王廟令旨碑·····	25
(24) 一二七九年萊州萬壽宮聖旨碑·····	26

(25) 一二八〇年來州萬壽宮令旨碑·····	27
(26) 一二八〇年虛仙飛泉觀碑(一)·····	28
(27) 一二八〇年虛仙飛泉觀碑(二)·····	29
(28) 一二八二年東嶽廟令旨碑·····	30
(29) 一二八三年永壽吳山寺執照碑·····	31
(30) 一二八四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一)·····	32
(31) 一二八四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二)·····	33
(32) 一二八八年無錫免秀才雜泛差役詔碑·····	34
(33) 一二九三年趙州柏林寺聖旨碑(一)·····	35
(34) 一二九五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一)·····	36
(35) 一二九六年趙州柏林寺聖旨碑(二)·····	37
(36) 一二九六年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一)·····	38
(37) 一二九六年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二)·····	39
(38) 一二九六年鰲屋太清宗聖宮聖旨碑(一)·····	40
(39) 一二九七年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三)·····	41
(40) 一二九七年曲阜文廟免差役賦稅碑(一)·····	42
(41) 一二九八年靈壽祁林院聖旨碑(一)·····	43
(42) 一二九八年靈壽祁林院聖旨碑(二)·····	44
(43) 一二九八年林縣寶嚴寺聖旨碑(三)·····	45
(44) 一三〇〇年平山永明寺聖旨碑(一)·····	46
(45) 一三〇一年靈壽祁林院聖旨碑(三)·····	47
(46) 一三〇一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四)·····	48
(47) 一三〇一年靈壽祁林院聖旨碑(四)·····	49
(48) 一三〇二年河中棲巖寺聖旨碑·····	50
(49) 一三〇四年濟源十方大紫微宮聖旨碑·····	51
(50) 一三〇五年長清靈巖寺令旨碑·····	52
(51) 一三〇六年長清靈巖寺下院榜示碑·····	53
(52) 一三〇八年曲阜加封孔子致祭碑·····	54
(53) 一三〇九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六)·····	55
(54) 一三〇九年濟源十方大紫微宮聖旨碑·····	56

(55) 一三〇九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三)·····	57
(56) 一三〇九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五)·····	58
(57) 一三〇九年平遙清虛觀聖旨碑·····	59
(58) 一三一一年平山永明寺聖旨碑(二)·····	60
(59) 一三一一年大理崇聖寺聖旨碑·····	61
(60) 一三一二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二)·····	62
(61) 一三一二年趙州柏林寺聖旨碑(三)·····	63
(62) 一三一三年林州寶嚴寺聖旨碑·····	64
(63) 一三一四年元氏開化寺聖旨碑·····	65
(64) 一三一四年懿屋大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66
(65) 一三一四年彰德善應儲祥宮聖旨碑·····	67
(66) 一三一四年懿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一)·····	68
(67) 一三一四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七)·····	70
(68) 一三一四年曲阜文廟免差役賦稅碑(二)·····	71
(69) 一三一五年懿屋太清宗聖宮聖旨碑(二)·····	72
(70) 一三一六年昆明筇竹寺聖旨碑·····	73
(71) 一三一八年滎陽洞林寺聖旨碑(八)·····	74
(72) 一三一八年邵陽光國寺聖旨碑·····	75
(73) 一三一八年懿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二)·····	76
(74) 一三二一年濬縣天寧寺法旨碑·····	77
(75) 一三二一年易州龍興觀懿旨碑·····	78
(76) 一三二四年泰山東嶽廟聖旨碑·····	79
(77) 一三二六年許州天寶宮聖旨碑·····	80
(78) 一三三一年懿屋太清宗聖宮聖旨碑(三)·····	81
(79) 一三三四年加封顏子父母妻懿旨碑·····	82
(80) 一三三四年淇縣文廟聖旨碑·····	84
(81) 一三三五年輝縣頤真宮聖旨碑·····	85
(82) 一三三五年萬壽宮聖旨碑·····	86
(83) 一三三五年鄒縣繹山仙人宮聖旨碑·····	87
(84) 一三三七年均州靈應萬壽宮聖旨碑·····	88

(85) 一三三七年平山萬壽寺聖旨碑(一)·····	89
(86) 一三四一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90
(87) 一三四三年長安南五臺下院聖旨碑·····	91
(88) 一三四五年平山萬壽宮聖旨碑(二)·····	92
(89) 一三五一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93
(90) 一三五四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一)·····	94
(91) 一三五六年平山萬壽宮聖旨碑(三)·····	95
(92) 一三六三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二)·····	96
(93) 一三六三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97
(94) 一三六六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三)·····	98

附錄一

(1) 一二五五年蒙哥皇帝聖旨·····	101
(2) 一二五八年忽必烈聖旨·····	102
(3) 一二五八年忽必烈令旨·····	103
(4) 一二六一年忽必烈皇帝聖旨·····	104
(5) 一二八一年忽必烈皇帝聖旨·····	105
(6) 一三二四年泰定帝登極詔·····	107
(7) 一三三四年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劄·····	108
(8) 一三三五年重編百丈清規聖旨·····	109
(9) 一三三六年重編百丈清規法旨·····	110
(10) 一三三六年江西行宣政院劄·····	111

附錄二

(1) 一二一九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115
(2) 一二二〇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116
(3) 一二五一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117
(4) 一二七五年龍門禹王廟聖旨碑·····	118
(5) 一二七七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119
(6) 一二九六年滎陽洞林寺藏經記·····	120
(7) 一二九九年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	122

索引·····	123—133
---------	---------

(1) 一二二三年蓋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一)

漢字正書 在陝西省蓋屋縣

馮書錄自西遊記 今據原碑拓本校訂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¹⁾：

丘神仙²⁾應有底修行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³⁾，與皇帝祝壽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丘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

奉到如此⁴⁾。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

右付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底人等並免差發賦稅。准此。

癸未羊兒年三月日⁵⁾。

1) “官員每”即“官員們”。南宋人多用憑、臨、臆、門諸字，“們”字也已開始應用，但尚不普遍。元人仍多用“每”字，偶有用“們”者。

2) 丘神仙即長春真人丘處機。西遊記卷上：“上問（原誤為問，王國維未校）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

3) 本碑的六個白話聖旨中，表示屬性或領屬性的名詞修飾語都用“底”字，不用“的”。只在下文中的好的歹的，才用“的”字。但以後的元碑中“底”“的”兩字互用，無顯著區別。

4) 本文又見山東濰縣玉清宮碑，本書不重錄。玉清宮碑所刻至“奉到如此”句為止，無此下各句。此或由於聖旨本文止於此句之前，此後皆傳錄聖旨的執事者所增，故不泐。

5) 此癸未羊兒年為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趙珙蒙難備錄均謂蒙古初無紀年之法，“其俗每以草書為一歲。”此碑用甲子與辰屬並紀，想見當時已用辰屬紀年。彭大雅黑韃事略云：“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今用六甲輪流，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書則為一年。”

(2) 一二二三年盤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二)

漢字正書 在陝西省盤屋縣

馮書錄自西遊記 今據原碑拓本校訂

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

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天下應有底出家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識者。

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3) 一二三五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三)

漢字正書 在陝西省整屋縣

皇帝聖旨：

你已先成吉思皇帝聖旨裏，道人每內中不喫酒肉無妻男底人告天者。不是那般底人：喫酒、喫肉、有妻男呵。仙孔八合識¹⁾你不揀擇出來那甚麼，你底言語不信底人你識者。梁米你每年依例送得來者。准此。

乙未年²⁾七月初一日。

1) “仙孔八合識”指丘處機弟子李志常。馮承鈞氏未解此詞涵義，嘗疑爲一種“職銜”，誤。今案“仙孔”當卽“仙人”。“仙”乃蒙古語中之漢語借字，譯時還原。“孔”爲蒙古語“人”之音譯。丘處機曾被稱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西遊記》卷上)。“人”亦用“孔”字譯音，正與此同。“八合識”爲蒙古語中之突厥語借字，意爲“師父”，或譯“博士”，爲元代史籍中習見之詞。仙孔八合識聯稱，卽“仙人師父”之義，乃對道士尊崇之稱，時又用爲李志常之專稱。

2) 此乙未年當爲一二三五年，元太宗窩闊台之七年。此文與(1)(2)兩文同刻一石，此在上方。元代數旨合刻之碑，往往按照字數多少排列整齊，不一定完全依年代先後爲序。故此文雖刻於前兩文之前，而時代反在其後。

(4) 一二三五年盤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四)

漢字正書 在陝西省盤屋縣

馮書錄自西遊記 今據原碑拓本校訂¹⁾

皇帝聖旨，道與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識李志常：

我於合喇和林蓋院來。你每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住持。仰所在去處賞發遞送來者。准此。

乙未年七月初九日。

1) 此文又見玉清宮石刻，不重錄。

(5) 一二三八年鳳翔長春觀公據碑

漢字正書 在陝西省鳳翔縣

磻溪谷長春觀四至開具于後：

東至分水嶺 西至原上瓦谷 南至山 北至官道

觀地四至分明，頭連檢用。准此。

鳳翔總管府公據。

據全真道人張志洞等連狀告稱：“前去磻溪谷復建掌教丘真人古跡長春觀院宇，田地在手，別无憑驗，恐有磨障，乞給公據事。”奉總管鈞旨，照得：本人所告是實。先來欽奉皇帝聖旨節文該：“漢兒國土裏，不揀¹⁾那個州城裏達魯花赤²⁾并長官、管匠人底達魯花赤每，這聖旨文字裏：和尚根底³⁾寺，也立喬大師⁴⁾根底胡木刺⁵⁾，先生⁶⁾根底觀院，達失蠻⁷⁾根底蜜昔吉⁸⁾，那的每引頭兒拜天底人，不得俗人搔擾，不揀甚麼差發休交⁹⁾出者。破壞了的房舍、舊的寺觀修補者。我每名字裏，交祝壽念經者。我每的聖旨不依的，不揀甚麼人，斷按答奚¹⁰⁾死罪者。”總府除欽依外，今據全真道人張志洞等告給公據，前去磻溪谷重建長春觀院宇，合行給付者。

全真道人：張志洞 梁志正 康志和 孫志冲 杜志春 盧志清 馮志通
焦志真 金志圓

右今給付道人張志洞等收執。准此。

戊戌年閏四月十八日給¹¹⁾。

治中鳳翔副都總管馮

同知鳳翔總管府事巨

鳳翔府都總管高

1) “不揀”猶言“不論”“不管”，此詞元人習用之。

2) 達魯花赤爲蒙古語之音譯。原意爲掌管者、看守者。起初，蒙古之看倉者、看城者均稱達魯花赤。蒙古創建官制後，此字乃演變爲地方官之專名。元祕史“達魯合臣”，旁譯爲“鎮守官名”。葉子奇草木子云：“元路府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赤，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由古言總轄之比。”又楊維

植東維子文集載有送旌德縣亦憐眞公秩滿序一文，其中論達魯花赤事較詳，惟均作達魯赤。此殆由於漢人撰文之際，自行省略，非蒙古語原名如此，不應誤會。今摘錄其文於下，以供參考。文云：“國朝監官，郡邑咸設達魯赤，於官屬爲最長。其次有令、有丞、有簿尉，久（又？）有案牘官，以首領夫六曹之吏。凡事會之來，吏與令丞得相可否議論，然後白之達魯赤。其署事也，亦然。其職秩爲甚尊，而職任爲甚優。朝家近令以大事責守令，達魯赤任與令等。昔之尊而優者，令（今？）轉煩劇矣。”

- 3) “根底”一詞，前人或以爲波斯語 Kendi 之音譯。其說牽涉玄遠，未免穿鑿。案此字實蒙古語語助詞之意譯。一般用於名詞或代名詞的與格（第三格），略相當於漢語副動詞的“對”“對於”或“給……”。元秘史旁譯中每以“行”字譯之。有時“根底”亦用來翻譯蒙古語領格（第二格）的語助詞，略與漢語的“屬於”相當，本碑文的用法即屬此類。
- 4) “也立喬”大師，當即“也里可溫”之異譯。也里可溫指景教徒，元人亦用來泛指此種宗教。元代碑刻及各種載籍中時見此詞，或譯“也里克溫。”此“也立喬”之譯法，爲他處所未見。這當是將原字語尾之-n 省去，故音譯爲“也立喬”而又加以“大師”之稱。此碑爲窩闊台時物，全碑譯法，多與後來不同，此也立喬大師亦一罕見之例。後來譯也里可溫，已成定名，且亦無稱“大師”者。
- 5) “胡木剌”一詞，元代載籍中甚少見之。僅至順鎮江志所載大興國寺碑文記薛里吉思建七寺事，有“忽木剌”之稱。此胡木剌當即忽木剌之異譯，指景教徒之寺院。此字非蒙古語，乃出自敘利亞語之 'umra。
- 6) “先生”一詞，元人用來專指道士。但如本書所收成吉思汗時代之聖旨則仍稱道人，不稱先生。此種用法，當自窩闊台以後，始漸通行。元代史料中又有所謂“養生”者，此由於後來譯者已不知先生一詞乃蒙語中之漢語借字，遂致音譯而訛。西方史料如刺失德集史、馬可波羅遊記諸書，亦均有先生一詞之音譯，以稱道士。
- 7) 達失蠻或譯答失蠻，達識蠻、達實密、大石馬，指回教徒，音譯自波斯語。元代史料中常見之，不多論。
- 8) 蜜昔吉一詞罕見於元代載籍。今案此字譯自阿拉伯語之 masjid，意爲回教徒之寺院，即指清真寺（參 Steingass: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P. 1236），爲西文中 mosque 一詞之所由來。陳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引用此碑，以“蜜昔吉那的每”聯讀作句，未當。
- 9) “交”即教、叫。
- 10) 按答奚或譯按打奚。至元辨僞錄有“斷按打奚罪過者”一語，馮承鈞以爲“猶言治罪也”（元代白話碑頁二十一）。今案按答奚一詞，當音譯自蒙古語，原字有被殺傷之意，猶言處死。此處“斷按答奚死罪者”，語意甚明。彭大雅黑韃事略云：“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
- 11) 此戊戌年當爲一二三八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十年。是年閏四月可證。